

集部

東坡詩集註卷二十

宋 王十朋 撰

慶賀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歳發首薦秦以詩和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 次公士執雉出周禮宗伯以禽作六摯疏云義取所守介而死不失其節本以殺身為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 綏禮戰者將死鼓御死綏 夢尸

得官真古語厚晉殷浩傳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五行勝已斯為官官如草木吾如土次公五行以尅我者為官而先生止言官如草木吾如土將取其可賤者言之爾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馬曰獻稱寡君援禮記仕未有祿者君有餽馬曰獻使焉曰寡君豈比公卿相爾汝次公孔融與禰衡為爾汝交又杜詩忘形到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篚相嫵媚飲食嬉遊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毬續唐進士開宴嘗寄於曲江亭既撤饌則移樂泛舟又有月燈閣打毬之會是謂舞殯而歌墓看花

走馬到東野［孚孟郊字東野其及第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餘子紛紛不足數［次公禰衡云餘子碌碌莫足數］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莫為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次公塗車芻靈言明器也字出禮檀弓］着眼細看君勿誤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援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

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次公史記儒林傳序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又次公史記始皇本紀注引茅盈內紀盈曾祖父蒙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不愛白日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䌽老萊子年八十衣綵衣為小兒啼以悅親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馬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廡繡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𢭃來見大姊厚漢武帝

母王太后微時為金王孫婦生女在長陵小市武帝立自駕迎之直至其門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

仲孺豈意逢將軍

援霍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絕不相聞久之去病既壯大為將軍擊匈奴至平陽見仲孺號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

開皇苦桃空記面

續隋文帝外家呂氏其家甚微帝顯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勘驗知是舅家而貴之

建中天子終不見

厚代宗皇后沈氏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后所在德宗即位建中元年遙尊為皇太后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使分命使臣周行天下終貞元之世無聞焉

西河郡守誰復譏

援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囓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

守

潁谷封人羞自薦次公鄭莊公寘母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鄭伯用其說而母子如初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鬱葱佳氣夜充閭續漢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賈充始生父逵曰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充字公閭始見徐卿第二雛序杜詩徐卿二子生絕奇又云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甚欲去為湯餅客援唐明皇王后恩寵日衰不自安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換一斗麪為生日湯餅邪上感然閔之惟愁錯寫弄麞書續李林甫舅子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皆掩口也參軍新

婦貧相敵厚晉王渾妻鍾琰生子濟他日濟趨庭而過渾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不翅如此叅軍謂渾弟淪阿大中郎喜有餘援謝道韞嘗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蓋謂謝安也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哭定何如續桓溫生未朞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以其為溫嶠所賞故名曰溫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為壽二首

先生真是地行仙次公楞嚴經言仙之品有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每向銅人話疇昔故敎鐵杖鬬清堅入懷氷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晝眠子仁退之赤藤杖歌空堂晝眠倚牖户飛電著壁搜蛟螭遥想人

天會方文續維摩經言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入維摩方文室中無所妨礙衆中驚倒野狐禪次公野狐禪禪家之妖魔者任傳燈錄云臨濟野狐禪云云二年相伴影隨身續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踏遍江湖草木春擿石舊痕猶在眼閉門高節欲生麟畏途自衛真無敵續莊子畏隸者若畏泥塗次公非子畏塗者十殺一人焉則必戒卒徒而後往捷徑爭先却累人續唐書盧藏用始隱終南山晚徇權利嘗謂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曰以僕視之仕塗之捷徑耳遠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斡千鈞仁子先生嘗云凡人作文士須是筆頭下挽得數萬鈞起方可以言文字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

滿醉吟

千章杞梓蔭雲天（厚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樗散誰收老鄭虔（續杜甫送鄭虔詩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後嘗稱老畫師）喜氣到君浮白裹（續說苑魏文侯飲羣臣酒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豐年及我挂冠前（援後漢逢萌挂冠東都城門歸遼東又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令嚴鐘鼓三更月（厚杜詩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野宿貔貅萬竈烟太息何人知帝力（續莊子堯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歸來

金吊看頳肩次公退之城南聯句刈熟擔肩頳

郊祀慶成

帝出乘昌運次公易帝出乎震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任漢紀贊文章有三代之風制作七年成次公是歲壬申元祐七年哲宗皇帝即位之七年也大祀乾坤合續言合祭天地也剛辰日月明厚剛辰剛日也禮記言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泰壇朝掃地次公禮記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又曰掃地而祭於其質也魄寶夜垂精厚晉書天文志鈎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而前漢天文志贊云日月周輝星辰垂精仰御圓蒼蓋環觀海岳城北流吞朔易續言黄河順流於北也書

云平在朔易乃北方之地也

西極落欃槍次公言西夏寧靜也攙搶妖星名出則兵見故也

升燎靈光荅次公言燔柴之烟也回鑾瑞霧迎需雲偏枯槁解雨

達句萌厚周易需卦雲上於天需又解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拆又禮記月令云句者畢出萌者盡達

可頌非天德因蔵亦下情次公詩庭燎因以箴之也民

言知可酌厚禮記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帝謂本無聲次公詩帝謂文王又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富國因崇儉蘄年在好生次公周禮曰以祈年而漢有祈年觀書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無心斯格物克己自消兵唐書蕭俛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乃詔天下鎮兵逃亡不補謂之銷兵

化國安新政孤臣返舊耕次公

王符論化國之日舒以長還將清廟什留與野人賡次公清廟祀文王之詩也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三軍喜氣鑠飛花續唐摭言李紳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牕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睡起空驚月在沙未集騂騮金騕褭厚漢武帝鑄金作馬蹄狀謂之金褭蹄其後杜詩云駿馬時看金騕褭佳人屢出董嬌娆故殘鵁鶄玉橫斜次名鵁鶄漢殿名杜甫宣政殿退朝詩云雪殘鵁鶄亦多時玉橫斜雪殘之貌也偶還仗內身如寄尚憶江南酒可賒宣勸不多心自醉次公劉寬傳嘗於帝前被酒醉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也强扶

哀白拜君嘉續左傳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表弟程德孺生日

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予與君皆壽骨貫耳班列中多指曾予二人不問而知其為中表也活萬人寧望報君在楚州予在杭州皆遇飢歲活數萬人祇求五畝卻歸耕四朝遺老凋零盡次公此詩是元祐八年作乃哲宗時也言四朝則是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為四朝逆數甲子蓋三四十年事則程德孺當是時自出仕而來乃四朝之臣矣鶴髮他年幾

箇迎

予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為

壽

旃檀婆律海外芬續婆律出波斯國青香在木心中厚酉陽雜俎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鷄舌葉藿膠薰陸又云龍腦香出婆利國有婆律樹高八九丈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香次公按本草云婆律香出婆律國與龍腦同生一樹也西山老臍柏所薰厚唐本草麝生中臺川谷陶隱居云形似麞常食柏葉故嵇康養生論云麝食柏而香也香螺脫壓來相羣按香螺脫壓甲香也能聚眾香能結縹緲風中雲一燈如螢起微焚何時度盡

繆篆紋厚前漢藝文志漢興太史試學童以六體爲古文奇字篆書繆篆蟲書音義立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繚繞無窮合復分東坡持是壽卯君次公卯君子由也子由已卯生故云君少與我師皇墳次公皇墳言三皇之書三墳是也旁資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蚊續退之詩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畫與相格厚前漢楊震死詔策曰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晚遇斯須何足云子仁白樂天曲江感秋詩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君方論道承華勛拔韓詩方今向升平元凱承華勛我亦旗鼓嚴中軍次公先生蓋自言作帥定州也國恩當報敢不勤但願不爲世所醺遍來白髮不可耘問君

何時返鄉枌厚謝靈運詩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為樹枌檟無令孤願言又劉禹錫上武相公書一身主祀萬里望枌榆之鄉次公漢高祖少時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故後人用枌榆字為鄉曲也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實與杳俱㷀闓思大士應已聞厚楞嚴經云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借子由浴罷詩韻

今日散幽憂續莊子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彈冠及新沐厚楚詞新沐者必彈冠況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次公易復卦朋來無咎為其有四男

子故使大壯泰臨復蓋一陽生則為復二陽生則為臨三陽生則為泰四陽生則為大壯開書喜見

面未飲春生腹厚白樂天家醞詩拂疑明水從空化飲似陽和滿腹春無官一身

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吉夢援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殊相驚凡目

爛爛開眼電縯晉書戎眼爛爛如巖下電謂王戎也磽磽峙頭玉李賀詩云頭玉

磽磽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但令彊筋骨可以耕衍沃次公左傳有云春耕衍沃

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

留五車書厚莊子謂惠子多方其書五車要使九子讀吾與子由共九男孫矣簞

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适似我次公适則子由之幼子也窮達

已可卜蚤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吾前後典八州

子由生日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次公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人力破陰隲續洪範惟天陰隲下民註云隲定也天不言而黙定下民也少忍待其定報應真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端如柳下惠焉往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壽考未易畢兒孫七男子三子四孫次第皆逢吉厚洪範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遥知設羅門次公鄭當時傳載翟公為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獨掩懸磬室厚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

青草回思十年事無愧篋中筆次公杜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但顧白髮兄年年作生日

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

靈壽扶孔光續前漢孔光為太師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重傅其令太師每朝賜靈壽杖菊潭飲伯始厚盛弘之荆州記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水甘香谷中皆飲此水而壽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常飲此水後疾遂瘳胡廣字伯始雖云閒草木豈樂蒙此恥次公孔光胡廣二人皆畏懦諂諛之人故云草木蒙恥一時偶收用千載相瘢痍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節目厚晉書庾凱見和嶠嘆曰森森如千丈松

雖礧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本草枸杞一名仙人杞

元豐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謁王文甫於江南岸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陝西奏种諤領兵入界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六十匹衆喜忭唱樂各飲一巨觥

聞說官軍取乞誾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

得共中原雪絮春子仁按王立之詩話云東坡在黃時有一詩云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故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皆春容其後作謝賜御書詩復用其間數句立之所記如此今集中皆無有疑其非全篇故附見於此

獲果莊二十韻子仁按先生謝御書詩自註云時熙河新獲果莊當在元祐之初

青雲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渚橋廟謀周召虎邊師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姦從竄穴奏捷上烟霄詭異人圖像歡娛路載謠千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縱倣杜詩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取道經陵寢前期

告廟祧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載囚車騑𩢭失主馬蕭條續老杜病馬行失主錯莫無晶光又云毛暗蕭條連雪霜橫拜如蹲犬胡裝尚衣貂理卿辭具服譯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續太史公言猛虎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慈仁逢太母寬厚載唐堯赤手眞擒虎和羹未賜梟續漢東觀故事常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梟惡鳥欲絕其倫也藁街虛授首東市偶全腰續三輔録言長安城中有藁街陳湯斬郅支單于懸頭藁街鼂錯衣朝衣斬東市左傳有得全腰領幸也困獸何須殺遺雛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

有强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太夫人以無咎生日置酒留予夜歸書小詩賀上

壽樽餘瀝到朋簪要與郎君語夜深敢請阿婆開後閤井中車轄任浮沉申之前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傷悼

同年程德林求先墳二詩仔德林名筠

思成堂

宰樹連山谷師公羊傳三十三年秦伯伐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出師云宰冢也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續許孜於二親墓所列植松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栽松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所犯栽下倬唐稭無量以母喪而廬墓有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足恐犯吾塋樹邪自是犀鹿馴擾不復根觸助祭有馴烏續蕭放居喪廬前有一慈烏每到臨時舒翼悲鳴以助哀歸夢先寒食兒啼到白須次公取老萊子班衣兒啼於二親之前遙知鄰里化醉叟道爭扶

歸真亭

舊笑桓司馬續宋司馬桓魋為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不如速朽今師鄭大夫厚晉杜預傳遺言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墓連山體南北為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塡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取有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將來兆域儀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不知祖歲月空覺老松梧祭禮傳家法阡名載版圖次公前漢原涉傳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遂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會看千冢詠木杪見龜趺續龜趺碑制也喪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龜趺子敬王直方詩文發源云龜趺碑座者也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

靈區有異産化國無潛珍厚王符潛夫論云化國之日舒以長又賈誼云汾淵潛以自珍也承平百年間簪纓半齊民建溪富奇偉葉氏初隱淪厚顏延年詩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森然見喬木其下維德人次公指言先墳中人也莊子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佳哉鬱葱葱續後漢光武紀論望氣者蘇伯阿見春陵郭晧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氣若鳳與麟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厚援前漢楊惲云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新松無鹿觸舊栢有烏馴厚北史蕭放字希逸居喪廬前有二慈烏各集一樹為巢日午已前馴庭飲啄自午以後不下樹每日臨時舒翼悲

鳴有以助哀也

待翁歸上冢淚葉乃肯春 厚晉書王裒父儀為司馬文王所殺裒常至墓所拜跪攀折悲號涕淚着樹樹為之枯子仁孟郊樂府薄命妾云北山有蘼蕪淚葉長不乾

悼朝雲詩 并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贈朝雲詩三年七月五日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棲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予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沖學佛亦畧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厚楊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次公此言朝雲所生之子幹兒未百日而亡也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援宗密禪師有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之論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次公一念三生皆出佛書歸卧竹根無遠近任杜詩共醉終同卧竹根夜燈勤禮塔中仙次公塔中仙指言大聖塔也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間老病死維佛為太子遊諸城門見生老病死遂出家一彈指頃去來今師謂過去見在未來三世

也

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待秋深

續李源居洛陽惠林寺與僧圓澤遊甚密一日相約遊青城峨眉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而汲者澤泣謂源曰婦人孕三歲矣吾當為之子無可逃者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而婦乳源後自洛適吳至所約聞葛洪川畔牧童扣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相近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復見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闃然無人有一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鄰之

僧曰此雲闍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

雲師來寳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户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年復扣門空房但颼颼云已滅無餘（續佛入無餘涅槃）薪盡火不留（續莊子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却疑此室中常有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陸龍圖詵挽詞（充鄉詵字介夫熙寧己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英殿

修撰知成都府

挺然直節庇峩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產

師禮喪記屬纊以俟絕氣註云纊即今之新綿易動揺置口鼻之上以為候又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雖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過車巷哭六州民

師晋羊祜卒南州人聞羊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其德所感如此

塵埃輦寺三年別樽俎岐陽一夢新

先卿東坡與介夫相別於京師而會於鳳翔故詩及之

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

成都有思賢閣畫諸公像纊禮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先卿完夫名宗愈常州人武平之子嘗為尚書左丞

柏舟高節冠鄉鄰　厚詩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姜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

絳帳清風聳縉紳　縱符堅就韋逞母宋氏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號為宣文君

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　倬南史劉敬宣性至孝桓序謂其父牢之曰此兒非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當年織屨隨方進　援翟方進孀其母至京師授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

晚節稱觴見伯仁　厚晉周顗字伯仁母李氏字絡秀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昔渡江跣足無所不謂爾等皆貴在吾目前

回首悲涼便陳迹　次公王羲之蘭亭記俛仰之間已為陳迹

凱風吹盡棘成薪　厚詩凱風自南吹彼棘薪註棘薪其成就者

姚屯田挽詞

京口年來耆舊衰次公京口在潤州姚屯田必潤州人也欽夫晉習鑿齒著襄陽耆舊傳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援前漢韋賢其子玄成皆以明經歷位丞相齊魯諺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不見恬侯萬石時續前漢石奮子慶謚曰恬侯景帝時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號奮為萬石君貧病只知為善樂續後漢東平王蒼對明帝曰為善最樂逍遥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哭歐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熙寧九年壬子作邦衡杭州圖

經云孤山去錢塘治四里

故人已為土次公莊子上見光而下為土衰鬢亦驚秋猶喜孤山下相逢說舊游

弔天竺海月辯師三首

欲尋遺迹彊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續張湛列子註云本自無生故曰不死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厚劉禹錫詩生公說法鬼神聽

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亭

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續王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悲不自

勝簡曰懷抱中物何至此衍曰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樂天不是蓬萊客援白樂天詩云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憑仗西方作主人厚樂天又與果上人訣別詩云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欲訪浮雲起滅因厚維摩詰言是身如浮雲須臾便滅無緣却見夢中身

安心好住王文度續王坦之初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法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幽明耳言訖不見此理何須更問人

孔長源挽詞二首

少年才氣冠當時晚節孤風益自奇君勝宜為夫子後續唐孔戣字君勝夫子三十八世孫見韓退之與作墓誌林宗不愧蔡邕碑厚世説蔡伯喈為郭林宗作碑頌謂盧子幹曰吾與有道作碑頌獨無愧南荒尚記誅元惡東越誰能事細兒次公尚書元惡大憝退之詩魯連細兒黠耆舊如今幾人在為吾無憾為時悲

小堰門頭柳繫船先祖小堰門杭州門也按圖經在仁和縣一十三里吳山堂上月侵筵先祖即有美堂也潮聲半夜千巖響詩句明朝萬口傳長源自越過杭夜飲有美堂上聯句長源曰天目遠隨雙鳳落海門遥慶兩潮趨一坐稱善豈意曰

斜庚子後援賈誼鵩賦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集于舍忽驚歲在巳辰年續挪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瘖以讖合之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知命當終矣佳城一閉無窮事續滕公夏侯嬰常駕至東都門馬悲鳴踣地得石槨有字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南望題詩淚灑淺

余主簿母挽詞

閨庭踰玉照鄉閭續謝玄傅曰叔父安嘗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堦庭耳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續易家人無攸遂在中饋却因麟趾識關雎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雲軿忽已歸仙

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忍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厚老萊子事父母孝年七十而衣綵於父母前

張文裕挽詞堯卿名挍

高才本出朝廷右次公前漢鼂錯對策漢庭臣無出其右遂為第一能事方推德業餘每見便聞曹植句次公曹子建善詩且有七步之敏鍾嶸嘗評其詩曰植詩原出於國風其氣骨高奇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質真超逸今古卓爾不羣師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耶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至今傳寶魏華書次公魏華河南人善書其字如褚河南而用筆開潤有豆盧公

神道碑見於世偉華王徽之外孫善草隸書

濟南名士新凋喪

縱杜詩海內此亭古濟南名士多

劒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學北海相孔融過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

同年王仲甫挽詞

先帝親收十五人

堯卿仁宗天聖七年詔復制科八年得何詠富弼景祐元年得吳育蘇紳張方平其後得余靖林億魯宗道尹洙田況王中甫錢易純老二父子公與子由共十五人

四方爭看擊鵬鶚如君才業真堪用顧我衰遲不足論出處升沉十年後死生契闊幾人存

子仁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任杜詩他時一笑後

今日幾人存

他時京口尋遺跡宿草猶應有淚痕 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弼宣徽錢紀老及余與舍弟在爾緘禮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蘇潛聖挽詞

先卿潛聖名泳成都新繁人慶歷二年楊寘榜登第嘗知乾州又知邛州以職方郎中致仕年六十餘卒有三子其中子名縣年十八嘉祐四年劉暉榜登第終著作郎

妙齡馳譽百夫雄 子仁詩黃鳥百夫之特師文選王仲宣詩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

晚節忘懷大隱中 緘大隱隱朝市小隱隱山林

悃愊無華真漢吏 厚後漢章帝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

文章爾雅稱吾宗 按公孫弘言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

趨時肯負平生志有子還應不死同惟我閒思

十年事數行老淚寄西風

京師哭任遵聖 先卿名孜字遵聖嘗為寺丞卒於京師

十年不還鄉兒女日夜長豈惟催老大漸復成凋喪每聞耆舊亡涕泫聲輒放老任況奇逸先子推輩行文章少得譽詩語尤清壯 厚晉既藉傳帝諫九錫公卿將勸進使藉為其詞詞甚清壯為世所重倬陸士衡文賦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 吏能復所長談笑萬夫上自喜作劇縣 緘袁甫嘗詣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問惟欲宰縣不知臺閣何也甫曰人各有能與不能 偏工破豪黨奮髯走猾吏 援前漢朱博傳新視事掾吏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奮髯抵

兒曰齊兒欲以此為風俗也嚼齒對姦將次公唐張巡守睢陽裂眥血面齧齒皆碎哀哉
命不偶每以才得謗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壤宦遊久
不樂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師前漢楊惲曰歲時
伏臘斗酒相勞此懷令不遂歸見纍纍葬次公丁令威何不學仙塚纍纍望哭
國西門續謝安既死羊曇至西州門慟哭而去落日銜千嶂平生惟一子
抱負珠在掌先師杜子美寄漢中王瑀其新誕子詩掌中貪見一珠新見之齠齔中
已有食牛量學尸子言虎豹之子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他年如入洛生死
一相訪師韓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惟有王濬沖心知

中散狀 續嵇紹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爾潘沖戎字

哭刁景純 堯卿名約字景純天聖二年登進士第

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此老如松栢不受雪霜槁直從毫末中自養到合抱 續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宏材乏近用 厚後漢范曄之言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 千歲自枯倒文章蹹正始 續正始魏齊王年號時何晏以才秀知名好莊老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數十篇王弼好論儒道詞才辯逸文詞不如晏天下翕然宗之由是名理之學盛衍厚晉衛玠傳與王敦

相見敦諧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

風節貫華皓平生為人耳自為薄如縞是非雖難齊反覆看愈好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扣門無晨夜百過迹未掃但知從徳公未省厭丘嫂援漢高祖微時與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俱來陽為羮盡櫟釜已而視釜有羮由是怨嫂別時公八十後會知難保昨日故人書連年喪翁媪景純妻先亡傷心范橋水漾漾舞寒藻華堂不見人瘦馬空戀皁我欲江東去瓠樽酌行潦師左氏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鏡湖無賀監慟哭稽山道續賀知章

請為道士上賜鏡湖一曲李詩嵇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忽見萬松岡荒池沒秋草

弔李臺卿 并序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彊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歷千歲之日可坐數也軾謫居黃州臺卿為麻城主簿始識之既罷居於廬而曹光州寅甫以書報其亡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笑乖頭老鸛鶴續唐史裴寬傳韋詵有女擇所

宜歸見裴寬而悅之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集其族使觀之時寬衣碧瘠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烟雨霾七竅次公莊子之言混沌曰人皆有七竅子獨無有弊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釣次公管子弟子職曰危坐向師又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莊子持竿不顧褚裒半面新厚褚裒有器識庾亮大會州府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次公後漢應奉見造車匠門闕半面他日路逢而識之鬷蔑一語妙援晉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徐徐涉其淵極望不得徼却觀元

嫵媚續唐太宗曰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我但見其嫵媚爾士固難輕料次公史記范雎傳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看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我老多遺亡倬南史劉杳字士深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得君如再少縱橫通雜蓺甚博且知要所恨言無文子仁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至老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作詩遺故人庶免俗子譏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

造物本兒嬉續唐書杜審言病武平一省候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風噫雷電笑

次公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神仙傳天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為之笑而別說謂乃所以為電也

誰令安驚怪失匕號萬竅厚曹操從容謂劉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爾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筯于時正當雷震因謂操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任莊子云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人人走江湖一一操綱釣偶然連六鼇師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

便謂此手妙空令任公子次公莊子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轄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朞年不得魚

三歲蹲海徼長貧固不辭子仁漢書殷負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

一死實未料子仁諸葛亮與司馬宣王對壘渭南亮死軍退人為之語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宣王曰吾便料生不料死也

難將蓍草算除

用佛眼照何人嗣家學恨子兒尚少嗟我與曹公衰世老不要空言今無救奇志後必耀次公博物志言乘槎者云此人有奇志吟工五字詩義重千金帛收藏慎勿出免使羣兒譙子仁退之詩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

孔毅父妻挽詞

結褵託初歡纘詩東山親結其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同穴期晚歲厚詩大車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擇夫得溫嶠按世說云晉溫嶠姑有女屬嶠覓婚嶠自有婚意答曰佳壻難得如嶠云何姑曰何敢希汝比也後日嶠報姑云已得壻矣門地壻身不減嶠

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婚禮畢姑女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生子勝王濟

續晉王渾妻鍾氏字琰適渾生濟渾嘗共談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固不啻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

高風相賓友

次公左傳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古義仍兄弟

次公詩燕爾新昏如兄如弟

從君吏隱中

次公汝南先賢傳郭欽吏隱於蟻坡之陽

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沈疾俯仰便一世幽陰凄房櫳芳澤在中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迷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

任師中挽詞

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續後漢朱震字伯厚時為言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小任溫毅老吏文聰明慈愛小馮君厚前漢馮野王與弟立相代為上郡太守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兩任才行不須說疇昔並友吾先人相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摻退之詩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大任先去塚未乾小任相繼呼不還彊寄一樽生死別樽中有淚酒應酸貴賤賢愚同盡耳次公白樂天詩賢愚貴賤同歸

畫北印塚墓高崖我君今不畫緣賢子人間得喪了無憑只有天公終可倚

鄧忠臣母挽詞尭卿忠臣字慎思

徹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公子豈先知戰戰嘗惜日吾君日月照委曲到肝膈哀哉人子心吾何愛一邑家庭拜前後子仁公羊傳曰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粲然發笑色續穀梁傳楚軍衆然皆笑豈比黃壤下楚瘞千金璧若人道

德人視此亦戲劇聊償曾閱意遽與仙佛寂孤纍臥江渚次公揚雄反騷謂屈原為湘纍注謂囚者為纍永望墳墓隔作詩相楚挽感慟淚再滴

徐君猷挽詞堯卿君猷知黃州卒

一舸南遊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從涕續孔子之衞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曰予惡乎涕之無從也盡是當年不忍欺厚史記子產治鄭民不忍欺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採茶時山城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名遯小名幹兒頎然頴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子由按年譜元豐七年先生年四十九在黄三月量移汝州幼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朞觀所好蹁躚逐書史摇頭却梨栗似識非分恥淵明責子詩云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吾老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那免俗繫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變滅須臾爾次公維摩經言是身如浮雲須

史使滅

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子仁晉書顧愷之哭桓宣武之狀曰淚如傾河注水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毋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牀感此欲忘生一卧終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愛忍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返一慟送餘傷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濤顛倒元韻

平生無一女誰復歎耳耳續魏志崔琰與楊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

變時太祖怒曰彭言生女耳耳非佳語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瑛為徒隸會滯留生此兒足慰周南史摩司馬遷傳言武帝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那知非真實造物聊戲爾煩惱初無根恩愛為種子援白樂天詩不將恩愛子更種愛惱根煩公為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棄置一寸鱗悠然笑侯喜次公退之贈侯喜以釣魚詩舉竿引綫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為公寫餘習餅罌一時恥縮詩餅之罄矣維罌之恥聞公少已悟柱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亡厚莊子竭竭乎揭仁義若負建鼓而求亡子也庶幾東門子次公潘安仁悼亡詩云上慙東門吳下愧

蒙莊子注云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曰吾嘗無子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　杜史安敢望嗜毒戲猛獸　纘枚乘云越女侍前齊姬奉後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慮患先不詳囊破蛇已走尚未省齧傷妙哉兩篇詩洗我千結腸黠蠶不作繭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冷然超無方

張庖民輓詞　先卿字朔父金陵人元豐壬戌年以疾卒於曹溪

東晉巾車令　次公周禮巾車掌王車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又陶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令云巾車令蓋淵明嘗為彭澤令故也　西京執戟郎　次公漢制凡郎皆執戟如東方

朔為中郎執戟殿下是也又揚雄位不過執戟以下句結髮事文章言之則為揚子雲矣

甘心向山水結髮事文章次公結髮言自小時也前漢書有李廣結髮與匈奴戰故自輕千戶纔杜牧之言張祐曰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何曾羨一囊厚東方朔言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次公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天高鬼神惡援韓詩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骨朽姓名芳庾嶺銘旌暗秦淮舊宅荒吾詩不同刻妙語有黃香黃魯直作哀詞纔黃香後漢時人博學能文當時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王中甫哀詞并序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冐時尚有富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西陳令舉錢醇老王中甫并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年哭中父於密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没矣又八年軾自黄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沇之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蓋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以遺沇之時沇之亦以罪謫家於錢塘

生芻不獨比前人續後漢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恠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束藁端能廢謝鯤厚晉謝鯤為東海王越掾任達不拘坐家僮取官藁除名子達想無身後念子仁晉張翰嘗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吾哀不復夢中論已知毅豹為均死援莊子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未識荆凡定孰存續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

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
次公呂氏春秋楚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劒之所墜也舟去從其所刻處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劒不行求劒若此不亦惑乎

李憲仲哀詞并序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予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爲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會

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為贐辭之不可乃以遺鷹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鷹者庶幾皆有以助之鷹年二十五其文瞻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次公莊子且有大覺而後有大夢也）百年特未滿（次公古詩人生不滿百）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續賈誼弔屈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烈火廢圭瓚（援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後生有奇骨（厚晉桓溫傳溫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

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出語已精悍次公史記郭解傳云解為人短小精悍蕭然野

鶴姿誰復識中散續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其父則中散叔夜也有生寓大塊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死者誰不窮嗟君獨久客西漢揚王孫答祈侯書曰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不識黃土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次公嵇康養生論云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誰能脫左驂續禮記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次公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

晏子解左驂贖之大事不可緩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先帥名頌字子容元祐中為尚書左丞

蘇陳甥舅真冰玉次公甥者子壻之謂也舅者婦翁之謂也爾雅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真冰玉云者取婦翁冰清女壻玉潤也因言玉潤則以衛玠當之故次句遂言正始風流也正始風流

起頹俗續晉衛玠傳王敦見之謂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脩

竹雞鳴為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豈惟室家宜壽

母續魯頌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忘軀狥國乃吾子

三仕何曾知慍喜不須擁笏彊垂魚次公退之曹成王碑云主之遺誣在理念大妃老將驚而感出則因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我視去來皆夢爾誦詩相挽真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援班昭字惠班彪之女兄固嘗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援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無象次公

老子曰是謂無象之象又唐牛僧孺曰太平無象傳

刻畫愧孤臣厚杜詩詞人取佳句刻畫竟難

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續左傳史克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小心仍

致孝餘事及平戎次公詩大明言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餘事士則傳言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

典禮從周舊官儀與漢隆次公典禮言周則魯能秉周禮也官儀言漢則後漢書曰今日復見漢官儀也

誰知本無作次公莊子至人無為聖人無作而佛書有元相無作也

千古自承風

接統真千歲續前漢太史公司馬談詔其子遷曰令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

命也夫

膺期止一章 次公後漢律歷志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神宗在位十九年故曰一章

周南稍留滞 援前漢司馬遷傳言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與從事

宣室遂凄涼 厚前漢賈誼謫長沙歲餘文帝思之名對宣室師公時在謫籍而神廟升遐故云耳

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泣霜餘生卧江海歸夢泣嵩邙 次公嵩山北邙在西京此懐之也 尭卿嵩高北邙陵寝在焉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

南浦凄涼老逐臣 次公楚詞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文通曰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註云南浦送別之處而寰宇記南浦在武昌縣其註正引楚詞之語黄州正對武昌則南浦逐臣先生自云

耳

東坡還往畫幽人杯盤慣作陶家客續晉陶侃傳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殽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絃誦嘗叨孟母鄰學孟母三徙為子擇鄰

尚有升堂他日約援後漢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府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豈知負土一阡新續晉許孜親沒柴毀負土成墳不受鄉人之助

今年我欲江湖去暮雨連山宰樹春堯卿劉夢得詩云千行宰木荆歸道暮雨瀟瀟聞子規僖公羊傳二十二年宰上之木拱矣註宰冢也

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

青青一寸松中有梁棟姿天驥墮地走萬里端可期世無阿房宮下建五丈旗續史記秦始皇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以其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又無穆天子西征燕瑤池厚列子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一日行萬里才大古難用援老杜古栢行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大難為用老死亦其宜丈夫恐不免續晉謝安妻劉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豈患莫已知公如松與驥少

小稱偉奇（次公退之詩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吒）俯仰自廊廟笑談無羌夷清朝竟不用白首仍憂時願斬橫行將（厚前漢樊噲言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餘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哉）請烹乾沒兒（援漢武帝時歲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稅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桑弘羊乃雨又張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言雖不見省坐折姦雄窺嗟我去公久江湖生白髭歸來耆舊盡零落存者誰（次公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此公嵇中散龍性不可羈（續顏延年作五君詠言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

性誰能馴疑公李北海慷慨多雄詞厚唐李邕為北海太守杜甫作八哀詩言邕云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淒涼五君詠縯顏延年五君詠序云延年領步兵好酒疏誕出為永嘉太守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貴盛遂黜而不取五君謂阮籍嵇康劉伶阮咸向秀也沉痛八哀詩厚杜甫八哀詩序云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哀謂王思禮李公弼嚴武汝陽王璡李邕蘇源明鄭虔張九齡也邪正久乃明人今屬公思九原不可作次公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吾雖與歸千古有餘悲

韓康公挽詩三首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嗟予後死者猶及老成人德業經文武風流表搢紳空餘行樂地處處泣遺民次公老成人出詩又楊惲傳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再世忠清德三朝翼贊勳功成不歸國就訪敢忘君任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親問以天變

儒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氛何當繼韓奕師韓奕宣王錫命韓侯之詩故吏總能文次公三朝者康公所歷英宗仁宗及當日之哲宗也杜詩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西第開東閤初筵點後塵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春扶

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濕把卷獨沾巾次公東閣字出公孫弘又詩有賓之初筵杜詩青雲滿後塵自言東閣之筵也子仁先生第二章詩云三朝翼贊勲謹按范純仁撰公墓誌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少好學以文章知名于時慶歷二年進士及第名居第三仁宗嘉祐間以為翰林學士又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又以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屢居顯美不可槩舉則公已歷仁宗朝逮英宗神宗至哲宗而薨先生蓋世歎仁宗英宗神宗為三朝也墓誌又云考諱德以忠義顯於仁宗之朝至參知政事謚忠顯封吳國公故先生詩有興王有世臣次章有再世忠清德等語也墓誌又云公知慶州熟羌有據堡刼鎮城殺吏士者公出兵討之賊既平詔書奬諭遂知成都又神宗朝夏人擾邊慶州失利即拜公陝西宣諭使將校皆得自除又奏攻守策神宗手詔還之曰此良策也然西略一委卿安事廷議公增

築羅元等城使河東陝西為將角後西邊既平神宗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故先生詩有德業經文武次第有餘威靖塞氛等句也又按墓誌當仁宗慶歷元年公初通判陳州又安撫江南又出為鄆州鈐轄又知河陽又河北安撫使又知慶州又知成都英宗朝自成都召還權知開封府哲宗朝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又知鄧又知許未赴知大名又知許移太原府俄知定州復至潁昌又知河南以哲宗即位恩封康國公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元祐三年薨於第公歷六藩府凡二十餘所故先生詩有空餘行樂地處處泣遺民之句也又按墓誌公為陝西河東時攻討防守既有成策而慶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數出師煩勞致怨遂罷相知鄧州故先生有功成不歸國之語意蓋有根焉又按上卷有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又有和康公憶持國詩故先生詩有初筵點後塵及賦詩猶墨濕之句也

王鄭州挽詩 克臣

羨君華髮起琳宮右輔初還鼓角雄次公右輔則有馮翊乃鄭州也十里農桑歌子產一時冠蓋慕蕭嵩厚左傳子產為政三年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新書載蕭嵩以太子太師請老優游園區家饒財而其子華為工部侍郎得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羨其榮那知聚散舂糧外便有悲歡過隙中次公莊子適百里者宿舂糧又云人壽無幾騏驥之馳過隙也京兆同僚幾人在猶思對案筆生風予為開府幕與子難同廳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厚韓退之孔戣墓銘白而長身異夢成先兆予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清言得未嘗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子立能詩而有禮學咄咄真相逼次公王義之學衛夫人書衛曰有一弟子王逸少咄咄逼人諸生敢鴈行援禮記兄之齒鴈行師王義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尤當鴈行也非無伯鸞志次公後漢伯鸞梁鴻也鴻謂其妻曰吾欲衣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乃共隱入霸陵山中非無伯鸞志以言王子立有與妻共隱之意獨有子雲悲次公子雲揚雄也子雲嘗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卒以無子獨有子雲悲似言王子立有無子之悲恨子非天合猶

能使我思兒曹莫淒切老眼欲枯萎會哭皆豪傑誰為感舊詩子立與黄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己皆友善龍困當魚服次公說苑白魚龍服見困於豫且之網羊儇或虎蒙揚子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忽忽成鬼録續魏文帝書昔年疫疾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其姓名已為鬼録邮陶潛詩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録憒憒到天公次公晉天文志載庾翼與兄氷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徵也而庾信詩亦云憒憒天公曉精神殊乏少偶落潘牆上同游羿彀中續莊子遊於羿之彀中中也者中央也其不中者命也回看十年事黄

集卷秋風

滕達道挽詩二首龜父按先生作滕公墓誌云公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舉進士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至今詩禮將縠左傳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獨數武宣城次公武帝宣帝也武宣字則如兩都賦序有云武宣之世左雄傳論有云武宣之軌是時最有名將武之名將則衛霍之屬宣之名將則趙充國之屬材大雖難用時來亦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

次公公少受知於范希文孫元規空試乘邊策寧留相漢身淒涼舊部曲子仁杜甫送郭英文詩云淒涼餘部曲淚濕塚前麟次公塚前石麟也杜詩苑邊高塚卧麒麟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次公雲夢澤在湖州常州之地樊山在鄂州武昌縣皆楚地也公方占賈鵩續賈誼謫居長沙有鵩飛入舍鵩不祥鳥也誼自傷悼以為占書云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憂之而作賦也我正買龔牛援龔遂為渤海太守使民賣劒買牛賣刀買犢共有江湖樂子仁退之與孟郊書云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空懷畝畆憂荊溪欲歸老浮玉偶同遊次公荊溪歸老蓋當時約居之實前詩亦嘗及之浮

玉乃潤州金山也骯髒儀刑在續後漢趙壹詩云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驚呼歲月遒厚宋玉楚詞九辯歲忽忽而遒盡矣恐余壽之弗將任文選潘岳秋興賦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以自省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謳

王文玉挽詞

才名誰似廣文寒續廣文鄭虔也為廣文館博士杜甫與之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月斧雲斤琢肺肝玄晏一生都卧病續晉書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終身稱疾辭仕子雲三世不遷官厚前漢揚雄字子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也幽蘭空覺香風

在子仁孟郊贈崔純亮詩云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宿草何曾淚葉乾次公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說者謂草經一年則陳根言為師心喪三年朋友則朞可矣今翻用之以言過朞而猶哭也猶喜諸郎有曹志續曹志蓋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亦好學有才者也文章還復富波瀾援杜詩文章曹植波瀾闊

呂與叔學士挽詞無已按程氏遺書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

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續世說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未識魯山空此

生厚唐書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世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盖元德秀字紫芝嘗為魯山令議論彫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續世說陳元方子長文即陳羣也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諮於祖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次公其後晉王珉小名僧彌少有才藝名出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亦用此也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淚無從何處傾厚禮記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曰予惡夫淚之無從而出也

大行太皇太后挽詩二首

至矣吾三后次公三后以言章憲明肅皇后保祐仁宗慈聖光憲皇后保祐英宗及今大行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元祐天子哲宗功高漢已還復推元祐冠盖得永昭全

坡嘗於經筵論奏仁宗皇帝謚曰明孝若明而不仁則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則民愛而不畏今大行太皇太后亦兼此二德故天下思慕之庶幾於仁宗也

有作猶非聖

續莊子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無私乃是天

厚禮記所謂天無私覆也

侍臣談要道家法信家傳

宰相已下嘗於經筵論奏祖宗以來家法十餘事書於記註

却狄安諸夏先王社稷臣

次公先王則楚王高瓊也却狄事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獨萊公不可武臣中惟楚王與萊公意同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獨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其既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王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大驚始決北征之萊此真所謂社稷臣矣

固應祠百世

續左傳史趙對晉侯曰臣聞盛

德必百世祀何止活千人厚後漢后妃傳鄧后嘗夢捫天后叔父陔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定策天知我次公言宋英宗與太后定議立元祐天子哲宗也忘家常念親萬方何以報得疾為勤民

三月二十三日恭聞皇太后升遐慈聖后也以軾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二章

巍然開濟兩朝勲信美才難十亂臣原廟故應祠百世先王何止活千人和熹未聖猶貪位明德雖賢不及民

任漢惠帝作原廟王翁孺曰活千人者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故有元后後漢和熹鄧后在安帝時臨朝稱制權歸鄧氏明德馬后在章帝時以儉德稱然功不加于民故云月落風悲天雨泣誰將椽筆寫光塵續世說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之管如椽子後作烈宗哀冊文子仁王立之云此詩蓋未嘗進其後作宣仁挽詞取其兩句云因應祠百世何止活千人未報山陵國士知遠林松柏已猗猗一聲慟哭猶無所萬死酬恩更有時夢裏天衢隘雲仗人間雨淚變彤帷關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纍臣正坐詩

弔徐德占 并序

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爲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害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栢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源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骫骳誰與言竟爲明所誤續郭子厚枯松詩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污始覺山林尊從來覔棟梁未省傷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歲龍蛇奔大厦若果傾

萬牛何足論（緣杜古柏行云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囘首丘山重）不然老巖谷合抱依山樊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

東坡詩集註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詩集註卷二十一

宋 王十朋 撰

禪悟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録呈子由第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 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厚楞嚴經云又鄰虚析塵入空者用幾色

相合成虛空

更積徽陽一線功厚歲時記宮中以紅線量日至日日影添一線照夜

一燈長耿耿閑門千息自濛濛次公晉書許邁服氣一氣千餘息養成

丹竈無烟火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

不見我何窮次公傳燈錄道壽禪師在壽州三峰山有一野人常化作佛形及羅漢菩薩天仙等形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人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盡吾不見不聞無盡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師佛印禪師法名了

元饒州人公久與之游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公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挂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

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則所係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余嘗觀廣漢天寧泰長老誥其事泰云是時在金山挂塔目擊公與元老問答如此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次公傳燈錄序云機緣交激若拄於箭鋒義維摩經云能分別諸利鈍根欲教乞食歌姬院續北瓚夢言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自以為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故與雲山舊衲衣毛泠齋夜話云先生悟其前生為戒禪師常衣衲衣

此帶閲人如傳舍厚前漢蓋寛饒傳寛饒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如此傳舍傳留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亦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援唐武后賜萬回和尚錦袍玉帶師八九歲能言其兄戍安西師持信朝往夕返自弘農抵安西萬餘里故號萬回揚傳燈録萬回法雲公者虢州人也姓張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癡傲如狂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夫禪師病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間矣明日阻風復留見之作三絶句呈聞復并請轉呈參寥子各賦數首

亦知壺子不死次公莊子載鄭之神巫曰季咸見壺子而壺子示之以地文季咸則以之為死

又示之以天壤季咸則以之為生敢問老聃所游程莊子孔子見老聃老聃方新沐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云云瑟瑟寒松露骨耽耽老虎垂頭厚易頤卦虎視耽耽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次公南華寺在韶州乃曹溪道場也扶病江邊送客杖拏浦口回頭厚莊子漁父方杖拏而引其船老去此生一訣輿來明日重游臥聞三老白事次公三老引船之人也半夜南風打頭

二月八日與黃壽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一

問疾

安心守玄牝[次公老子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蓋道家謂玄牝鼻兩竅也]閉眼覓黃庭[厚黃庭外景經上有黃庭下關元註云黃庭者脾為中主横在太倉上]問疾來三士[縯維摩詰示病而佛遣文殊問疾也]澆愁有半缾風松時落蕊病鶴不梳翎樽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轉[次公傳燈錄法達禪師誦法華經及三千部六祖禪師謂之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儒生推變化

乾策數大衍續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道士守玄牝龍虎看舒卷次公金晶論夫龍虎者金木也金為虎木為龍虎之興名真鉛金水也龍之興名真汞木火也我老安能為萬劫付一喘嘿坐閱塵界往來八十返次公釋氏書有大劫中劫小劫如飢饉疾疫刀兵增減此皆小劫之興名統二十增減為一住劫此名中劫又有成壞空劫皆中劫也時量各經二十增減與住劫等統此成住壞空計短長之量經八十增減名一大劫區區我所寄戲縮蠶在繭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續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日豈復為陵陸乎

再用數珠韻贈湜老

嗣宗雖不言（續晉阮籍字嗣宗口未嘗臧否人物）叔寶猶理遣（厚晉衛玠字叔寶嘗云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南遷昔虞翻（續虞翻吳人以忤孫權放之交州）却掃今馮衍（次公後漢馮衍既廢乃閉關不出而江淹恨賦云敬通閉關却掃也）古佛既手提（續傳燈錄手提諸佛直見本來面目諸方尊宿無能出其右）諸方皆席卷當年清隱老鶴瘦龜不喘（子仁樂天贈王山人詩夜後不聞龜喘息秋來惟長鶴精神）和我彈丸詩（次公謝朓云好詩圓美清熟如彈丸也）百發亦百反耆年日彫喪但有犢角繭（續禮記天地之牛角繭栗）時來窺

方丈共笑虎毛淺厚爾雅釋獸篇虎竊毛謂之虦貓註云竊淺也疏云淺毛者别名虦貓又管子幼官篇註云保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也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二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次公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一一風輪輾次公維摩經云是身無作風力所轉自從一生二巧歷莫能衍續莊子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懷卷次公楞嚴經云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風雷生謦欬萬竅自號喘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詩人思無邪孟子内自反大珠分一月細綆合兩繭纍然掛禪牀妙用夫豈淺

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 續維摩遣化菩薩往衆香國世界往中化世尊所食之餘於娑婆作佛事

全鋒雖未露 次公羅山示衆云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子仁傳燈録僧問大茅和尚如何是大茅境界師云不露鋒僧云何為不露鋒師云無當者

半歲已曾轉 次公有一嫗詣趙州求轉藏經趙州起繞禪牀嫗曰何故只轉半藏於是復繞一匝

說有陋裴頠談 續裴頠深患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傚風教陵遲乃著崇有論以譏之

無笑王衍 厚王衍傳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

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衍甚重之唯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看經聊爾耳遮眼初不卷次公傳燈錄藥山看經曰且圖遮眼三咤故自醒次公尚書顧命三宿三祭三咤註云至齒而不飲曰咤一吷何由喘次公莊子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猶劍首之一吷也吷吷也言一吹之間未至於喘也請歸視故櫝靜夜珠當反援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去珠復返安居三十年古衲磨山繭持珠尚嘿坐豈是功用淺

書普慈長老壁

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

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然其人材足依也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參白足知禪味續釋曇如晉武時人天下稱為白足和尚厚維摩詰雖復飲食而以禪說為味苦厭黃公聒晝眠師黃公黃鸝也惟有兩株紅百葉堯卿江浙間有花謂之百葉紅晚來猶得向人妍

書焦山綸長老壁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在續金剛經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任維摩經言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

門也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續轅固與黃生爭論景帝前生曰冠雖敝必加之於首屨雖新必貫之於足譬如長鬣人子仁左傳昭七年云長鬣者相十七年又曰長鬣者三人伏舟側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

記夢 并序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㫄行而不可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為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留

質悟圓閻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軾軾以私意廣之云

圓閻有物物閻空豈有圓空入井中子仁楞嚴經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此空若因土出則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不信天形真箇樣次公昔言天者有渾天有宣夜有蓋天其論天形之說各異故應眼力自無窮連環已解如神手續惠施好辯謂連環可解萬竅猶號未濟風厚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夜夢 并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

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次公走字當如前漢書音奏蓋趨之之義也）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桓莊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鉤魚（厚退之詩歸舍不能食有如魚挂鉤）我生紛紛嬰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四十年（汪按年譜先生以嘉祐二年丁酉中第至紹聖四年丁丑貶儋耳適四十年）仕不顧留書纏纏自視汝與

丘孰賢易韋三絕丘猶然學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次公又北堂書抄載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擿三折如我當以犀革編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門前歌舞鬬分明一室清風冷欲氷不把瑠璃閑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

劉跂之好譚禪不喜游山山中筍出戲語跂之可同參玉版長老駒父冷齋夜話云先生邀器之食筍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器之乃悟其為戲坡公大笑作偈云云

叢林真百丈次公禪關謂之叢林傳燈錄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所出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曰百丈也法祠有横枝玉版横枝竹筍也次公禪宇謂之法祠而禪家旁出謂之横枝傳燈錄黃梅謂道信師曰和尚他後横出一枝佛法是也不怕石頭路厚鄧隱峯參石頭和尚馬祖止之曰石頭路滑既往果為石頭所困無一語而還來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續傳燈錄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云庭前柏樹子與問籜龍兒子仁盧仝詩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籜抱龍兒斧道溢林藪瓦礫猶能説次公莊子道在瓦礫又傳燈錄有僧問如何是佛文殊答曰牆壁瓦礫而猶能説之此君那不知援王子猷愛竹嘗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其壻曹

愼往筠余作一絶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山出以示圓通愼長老愼欣然亦作一絶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二絶一以答子一以答愼明年予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其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次公高安則筠州也是時子由謫監筠州酒稅）一時抖擻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余送曹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次公指言愼長老）小儒底處覔窮通偶留一訣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余次愼韻）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
擊須知千里事同風慎老和余詩

東軒只是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
著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由答余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到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
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子由答慎詩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次公莊子云心若死灰盧仝月蝕詩青山死灰色白

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子仁按子由辯才塔碑云沈公遘治杭以師住天竺靈感觀音院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又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復以上天竺與師捷之在天竺也嚴石草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趙公抃親見而賛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即先生今詩意也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次公白樂天天竺詩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寄聲聞道人借禪以為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嵇康居貧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造焉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問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

而去

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

續金剛經若心有住則為非住又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

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曾按杭州圖經云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峯楊梅尤盛有紅白二種今杭人呼白者為聖僧梅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

續圓覺經云菩薩常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滅譬如有人自斷其首已斷故無能斷者則以礙心自滅者礙礙已斷滅無滅礙者

冰消那復有冰知

堯卿圓覺經云善男子若心照一切覺者皆為塵垢覺所覺者不離塵故如湯銷冰無別有冰知冰銷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

次公傳燈錄譬如寒月水結為冰及至暖時冰釋為水

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

人竟是誰

有主須還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 援六祖詩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何勞勤拂拭自不染塵埃

只從半夜安心後 摩慧可謂達摩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

失却當年覺痛人 次公楞嚴經畢陵伽婆蹉言毒刺傷足云云覺清淨心無痛覺 支那慧可大師即所謂神光者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功因改名神光翼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為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如五峯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其以少林達摩大師教可師歟光受教造於少室參達摩果傳衣得法焉

嘲謔

朝雲詩 并引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朞而夭云

不似楊枝别樂天續樂天不能忘情吟引妓有樊素者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之樂天既老又病風將放之素慘然立且拜婉戀有辭辭畢涕下予聞素言亦愍嘿不能對且命反袂遂作不能忘情吟恰如通德伴伶玄序後漢伶玄與班固同時有文章得妾姓樊曰通德頗能言趙飛燕姊妹事玄因作外傳阿奴絡秀不同老援晉書周伯仁母李氏字絡秀少時伯仁父浚求為妾生伯仁及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嵩起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天女維摩總解禪次公維摩經天女居維摩室與舍利佛發明禪理維摩曰此天女已能游戲菩薩之神通也經卷藥鑪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

三山去續三山則海中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不作巫陽雲雨仙高唐賦宋玉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曰妾巫山之神女也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世言檢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云陶穀學士買得党太尉家妓遇雪陶收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麤人安得此但能於紅綃暖帳中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陶嘿然慙其言莫言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

君隔青瑣梁園賦客肯言才 [綠文君司馬相如妻青瑣寓名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樂游於兔園命鄒生名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先生自註云聊答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戲贈田辯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彈 [子仁此暗用司馬相如琴心挑卓文君事]

吳子野絶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韻

聊為不死五通仙 [次公佛具六通而神仙衆特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而佛無死無生]終

了無生一大緣厚傳燈錄慧能大師對内侍薛簡云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

獨鶴有聲知半夜續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老蠶不食已三眠

次公退之云蠶起且眠矣不得老以簇也盖惟三眠而老焉憐君解比人間夢芝有夢齋

許我來逃醉後禪厚杜甫酒中八仙歌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會子由作銘

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厚陶詩屢闕清酤至何以樂當年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次公宛丘陳州也時子由為學官

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次公唐進士張彖志氣高大未嘗低

折於人嘗曰大丈夫有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逝於嵩山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厚東方朔言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肯為雨立求秦優援秦始皇置酒而天雨優旃謂陛楯郎曰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幸休居始皇乃賜陛楯者得半相代眼前勃磎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游續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讀書萬卷不讀律次公梁元帝之敗盡焚圖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又唐沈全交作嘲誚之詞曰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致君堯舜知無術次公杜詩致君堯舜上又韓詩致君豈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次公班固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送老虀鹽甘似蜜續退之送窮文

太學四年朝虀暮鹽門前萬事不挂眼次公韓退之詩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挂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次公杭州別駕先生自言也畫堂五丈容旗旄厚秦作阿房宮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次公按先生詩案云是時多沉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箠貧民也其平生所慙今不復恥矣以譏諷鹽法太急也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次公按先生詩案云是時張靚俞希旦作監司某不喜其人然不敢與之爭議故比之以為陽虎也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厚杜詩文章真小技於道未為尊

先生别駕舊齋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子聲按鹽官縣圖經云縣管六鄉隋開皇九年置杭州鹽官縣縣屬之有鹽場十所

新月照水水欲氷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羊共曉鼓却隨鵶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入夢千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我州賢將知人勞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遠兩脚凍硬公須軟 續明皇歲幸溫湯諸楊館在宮東帝臨幸賞賚不貲計出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軟脚援大唐稽疑子儀自同

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
軟脚局人出錢三百千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側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橋林新著霜
溪上苕花正浮雪顧渚茶芽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
次公杜詩色好梨勝頰敬夫吳興統地云梅溪一名東
海堰在烏程縣西南六十里又曰顧渚泉上有木瓜堂
其庭除列植
木瓜引泉
吳兒膾縷薄欲飛
次公晉賈充謂夏統曰
此吳兒真是木人石心
也杜詩刀
鳴膾縷飛
未去先說饞涎垂亦知謝公到郡久
續謝安
嘗為吳
興太
守
應怪杜牧尋春遲
厚杜牧佐宣城幕聞湖州多奇
麗往游之刺史崔君張水嬉使

州人畢觀令杜牧聞之因見一女姝期之曰吾不十年來守此郡不來從所適泊牧守湖州女已從人三年矣牧因賦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鬢絲只好對禪榻援杜牧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湖亭不用張水嬉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橋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次公鮮有大垂手小垂手

和邵同年戲贈賈牧秀才三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任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援前漢鄒陽上梁孝王

書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從來未省馬牛風 次公左傳僖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疏云馬逸上風而去牛逸下風而來故云不相及也又書曰馬牛其風

卜鄰尚可容三徑 續蔣詡歸杜陵舍中竹下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與之游次公杜詩王翰願卜鄰左傳非宅是卜惟鄰是卜

投社終當作兩翁古意已將蘭緝珮 續離騷紉秋蘭以為珮

招詞閒詠桂生叢 援劉安招隱士章句云桂叢生兮山之幽

此身自斷天休問 厚杜詩自斷此生休問天

白髮年來漸不公

朝見新荑出舊槎 次公先生本注云時賈欲再娶則詩意皆涉夫婦事也新荑出舊槎使枯楊生荑之義

騷人孤憤苦思家 次公韓非有孤憤篇言孤獨而憤悶也惟孤憤故思家爾

五噫處士太窮約 厚後漢梁鴻傳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惡之求鴻不得 三賦先生多誕誇 援相如奏子虛上林大人三賦 帳外鶴鳴奩有鏡 援孔德璋北山移文云蕙帳空兮夜鶴怨 筩中錢盡案無鮭 國安先生答秦太虛書曰初到黃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仍放大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厚南史庾杲之清平自樂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常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菜謂三韭也 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乂 時賈欲再娶續盧仝詩夜叉當晝不肯啓夜半驕祭夜半開 生涯到處似檣烏 次公杜詩檣烏相背發又曰檣烏宿處非又曰檣烏終歲飛此特檣竿上

刻為烏形以占風爾晉令車駕出入相風在前相風正是刻烏於竿上名之曰相風晉傅玄相風賦云棲神烏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是已

科第無心摘頷鬚 續韓詩連年收科第如摘頷底髭

黃帽刺船忘歲月 厚前漢鄧通以櫂船為黃頭郎註云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

白衣擔酒慰鰥孤 厚晉陽秋云陶潛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花盈把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江州刺史王弘送酒即便獨酌醉而後歸

狙公欺病來分栗 援莊子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疏云芧橡子也似栗而小

水伯知饞為出鱸 厚山海經朝日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

莫向洞庭歌楚曲煙波渺渺正愁予 續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以詩戲之

二首

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次公吳張昭以孫權為紫髯將軍

誰知愛酒龍山客續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却在漁舟一

葉中

西閣珠簾卷落暉十朋用王勃滕王閣詩珠簾暮卷西山雨水沈烟斷珮聲

微遥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厚後漢伶玄妾樊通德能言趙

飛燕姊妹事玄既為著傳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

威時疲精神馳騖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

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次公成都謂之錦官故亦謂之錦里杭州臨安縣昔日錢王時賜名衣錦城而先生臨安三絕又有題名錦溪令句特取錦里先生四字以言子野時陳述古守杭令作此詩可以推見莫欺九尺鬢眉蒼續杜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鸎鸎在厚麗情集事貞元初有張君者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鸎鸎元稹為作會真三十韻嘗與李紳語其事紳又作鸎鸎歌公子歸來鷰鷰忙援漢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趙飛鷰而悅之先是有童謠曰鷰鷰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每微行嘗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有張公子任或

說張祐妾名鶯鶯

柱下相君猶有齒續張蒼白秦時爲主柱下方書漢文帝四年爲丞相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歲江南刺史已無腸厚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師杜鴻漸飲大醉而歸見二妓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云司空見慣真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師白樂天山游示小妓詩莫唱楊柳枝無腸與君斷

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撥前漢張禹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崇每候禹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未嘗得至後堂

贈張刁二老兆卿張子野湖州烏程人刁景純潤州丹陽人

兩邦山水未凄涼二老風流總健彊共成一百七十歲

續白居易九老詩九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白鬚鬚各飲三萬六千觴續李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藏春塢裏鶯花鬧藏春刁公塢名仁壽橋邊日月長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火公仁壽橋張子野所居詩人指言子野子野多寵姬以戲之也

梅聖俞詩中有毛長官者令於潛令國華也聖俞没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之

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苜蓿堆青盤任開州長溪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為東宮侍讀官僚閒談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歸來羞澁

對妻子自比鮎魚緣竹竿 續梅聖俞以詩知名仕宦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及受一勅修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對曰君之仕宦亦何異鮎魚緣竹竿乎聞者以為名對 今君滯留生二毛 續太史公留滯周南又潘岳秋興賦余春秋三十二始見二毛 飽聽衙鼓眠黄紬 任世傳太祖戒勅縣令勿於黄紬被底放衙 更將嘲笑調朋友人道獮猴騎土牛 續周泰擢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繇調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而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明公之子有文采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子仁李白詩引騎土牛滯東魯 顧君恰似高常侍暫為小邑仍刺史 援高適為封丘縣尉有詩云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後鎮成都官

至散騎常侍不顧君為孟浩然却遭明主放還山續孟浩然為王維所知因得名見命吟詩浩然念詩曰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嘗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命放歸南山

宦遊逢此歲年惡飛蝗來時半天黑羨君封境稻如雲蝗自識人人不識援魯恭為中年令螟傷稼不入境又宋均為九江太守蝗飛至郡界輒東西散去倬卓茂為家縣令蝗蟲不入縣界又東漢戴封為西華令時汝潁有蝗蟲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劒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鶢鶋聽呦呦次公素虬以言刀劒也明朝

只恐兼烹鶴厚小說言不好事者爨琴煮鶴其詩曰此自從烹鶴燒琴好獨坐青山看月明

去還須却佩牛任襲遂治渤海令民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便可先

呼報恩子續退之送石處士詩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不妨仍

帶醉鄉侯厚皮日休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贖劉伶作醉侯次公其醉鄉字則王績嘗作醉鄉記兗鄉唐人詩若使劉伶為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他年萬騎歸應好奈有移文在

故丘援周彥倫隱鍾山後應詔出仕欲過北山孔稚圭乃假山神之意作北山移文以却之

戲周正儒二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續晉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

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無嗣
祐竟墜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會當千鎰訪權奇

厚
前

漢禮樂志天馬詩
志俶儻精權奇

勸君驚駱猶閑事腸斷閨中楊柳枝

次公白居易既老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
善唱楊柳人多以曲名之將放之馬有駱者駔壯駿穩
乘之亦有年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馬驟首反顧一鳴似
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然泣且拜婉戀有辭竟鬻
駱而
留素

天廄新頒玉鼻騂故人共弊亦常情相如雖老猶能賦

續揚子雲曰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又曰如孔氏之門用賦則相如入室

換馬還應繼二生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次公醉翁歐陽永叔也詩老梅聖俞也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令人飢試問鳳凰飢食竹續莊子鵷鶵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練實竹實也何如駑馬肥苜蓿次公苜蓿草名本出西域史記大宛馬嗜苜蓿蓋草之美者張騫得其種來中原亦可以為菹蔛令之所謂苜蓿槃者是已知君忍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厚後漢馮衍書云詞如循環口如布穀次公退之詩挐攜脣維口瀾翻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冰次公鵝溪東州溪名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

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為老侍從骨寒只受布與緇牀頭錦衾未還客續杜甫有贈太子張舍人遺織成縟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坐覺芒刺在背膺任漢書霍光驂乘宣帝常若芒刺在背豈如髯卿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增厚詩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醉中倒著紫綺裘次公李白詩倒披紫綺裘下有半臂出縹綾續唐鄭愚以錦為半臂崔鉉覺其卷曰真銷得錦文半臂也次公實參為中丞夢德宗解錦半臂賜之子仁縹普沿切錦青白也封題不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游塵興白

鬚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鬚雖老無人憎厚韓愈詩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白衣送酒悔淵明緣續晉陽春秋陶潛重陽日無酒坐菊花中見白衣人攜酒至乃太守王弘送酒也急掃風軒送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厚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味以好者為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到臍也化為烏有一先生援司馬相如子虛賦設為烏有先生言烏有此事也空煩左手持新蟹援晉書畢卓云左手持酒杯右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此生矣漫繞東籬嗅落英次公陶淵明在東籬下得王弘酒便開酒對菊

醒醉而歸也離騷云夕餐秋菊之落英

南海使君今北海 厚章時為廣帥後漢孔融為北海相嘗歎曰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知分百榼餉春耕 次公孔叢子載平原君强子高酒曰諺云子路嗑嗑尚飲百榼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皇覽德輝 綖賈誼弔屈原云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遠引不待遣鷾鴯戀庭宇 次公莊子鳥莫知於鷾鴯疏云鷾鴯燕也

倏忽來千轉那將坐井蛙 厚莊子埳井之蛙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又後漢馬援謂公孫述為井底蛙

而比談天衍 綖史記鄒衍有談天之辨

蠹魚著文字 援退之詩何殊養蠹魚生死文字間

槁死猶

遭卷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喘次公風俗通吳牛望月而先喘使之苦於日見月而喘焉又世説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牕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有寒色帝笑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劉孝標註云南方多暑而吳牛畏熱見月疑於日所以喘也東坡方三問南禪已五反老人但目擊續孔子見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侍者應足蹣子仁淮南子踶欲攻求墨子聞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蹣而不休息至于郢見楚王又杜詩足蹣荒山轉愁疾最後六蟲篇深寄恨語淺

戲孫公素

披扇當年笑溫嶠續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笑曰我料是老奴果如所

疑

握刀晚歲戰劉郎續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健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東心常凜凜不須戚戚如馮衍續馮衍妻北地任氏妬悍衍作書與其兄遂逐之便與時時說李陽

和趙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手山公又作習池游

答王鞏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汴泗遶吾城城堅如削鐵次公杜詩大城鐵不如中有李臨淮號

令肝膽裂續李光弼御軍嚴肅代郭子儀於河陽士卒旗幟皆舊也光弼號令之乃益精明子仁唐書郝廷玉傳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乃曰此即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當罪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蓋臨淮嘗鎮徐州古

來彭城守未省怕惡客續公孫弘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子仁元結謂不飲者為惡客後人以痛飲為惡客惡客云是誰祥符相公孫是家豪逸生有種

千金一擲頗黎盆連車載酒來不飲外酒嫌其村子有

千瓶酒我有萬株菊任子滿頭插厚杜牧之詩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團圓見花不見目醉中插花歸花重壓折軸次公史記

云犀輕折軸問客何所須客言我愛山青山自遶郭不要買山錢續戴符乞買山錢于頔與百萬此外有黃樓樓下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厚史記孔子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詩衡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洗耳許由事也師晉孫楚云所以枕流欲洗我耳彭城之遊樂復樂客惡何如主人惡

夜過舒堯文戲作堯卿名煥字堯文時為教授

先生堂前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晃雲母先生骨清少眠臥長夜默坐數更鼓

耐寒石硯欲生氷得火銅餅如過雨郎君欲出先自贊次公漢書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註云贊進也郎君指言堯文之子堯卿應休璉與滿公琰書曰外嘉郎君譙下之德故後來遂以郎君稱人之子弟坐客歛衽誰敢侮堯卿此言堯文非嫡也南史崔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母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客曰家無人與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固母子而賤其諸兄晉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秀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此二句皆微辭以戲之故但使其意而不使其字也明朝阮籍過阿戎續阮籍素與王渾為

友渾子戎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應作羲之羨懷祖厚王羲之傳王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孟公好飲寧論斗次公此篇全用陳遵事比陳季常別取他事足成之遵字孟公論斗如汝陽三斗焦遂五斗劉伶五斗李白一斗合自然是矣

醉後關門防客走續前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不妨閒過左阿君厚遵為河

南太守弟綏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酒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免歸

百適終為賢太守

援哀帝末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府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請斥大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老居閭里自浮沈笑問伯松何苦心

縱遵少與張竦伯松相親友嘗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蹉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沈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得放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忽然載酒從陋巷為愛揚雄作酒箴

次公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具在遵傳其中云酒何過乎遵

大喜謂張竦曰吾與爾猶是矣長安富兒求一過次公退之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千金壽君君笑啞次公選詩主稱千金壽劉乂詩云玉石共笑啞子仁史記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壽仲連笑却之遂辭而去汝家安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驚坐厚遵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陳驚坐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以戲之

孟嘉嗜酒桓溫笑續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爾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

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續褚裒有器識正旦朝褚裒問亮聞江南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座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通介寧隨薄俗移次公盧欽言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其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傚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子仁杜詩幼問通與介徐公自有常二子有靈應撫掌次公二子指孟嘉與邈吾孫還有獨醒時厚屈原漁父詞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戲足柳公權聯句并引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

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為足成其篇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

縣聞銅臭江陵換裌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諭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之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步中衡石旁睨駑駘豐肉減莭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致詰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余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着水更覓君家為甚酥

嘲子由

堆几盡埃簡攻之如蠹蟲誰知聖人意不在古書中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二小詩

肩輿欲到岑公洞正怯衝泥旁險行定是岑公閟清境春江一夜雨連明

蓬窻高枕雨如繩恰似糟牀壓酒聲今日岑公不能飲吾儕猶健可頻頻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并引

予往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上有題一句玄鴻橫號黃槲峴九曲亭即吴王峴山一山皆槲葉其旁即元結陂湖也荷花極盛因為對云皓鶴下浴紅荷湖坐客皆笑同請賦此詩

江干髙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挂經篙竿繫舸菰茭隔

茄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劒賡歌幾舉觥

荆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

戲和正甫一字韻

故居劒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荆菅奇孤甘挂汲古綆

僥覬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藁桔公貴幹蠱高巾冠

改更句格各蹇吃姑因狡獪加間闗王方平謂麻姑云姑固少年吾老矣不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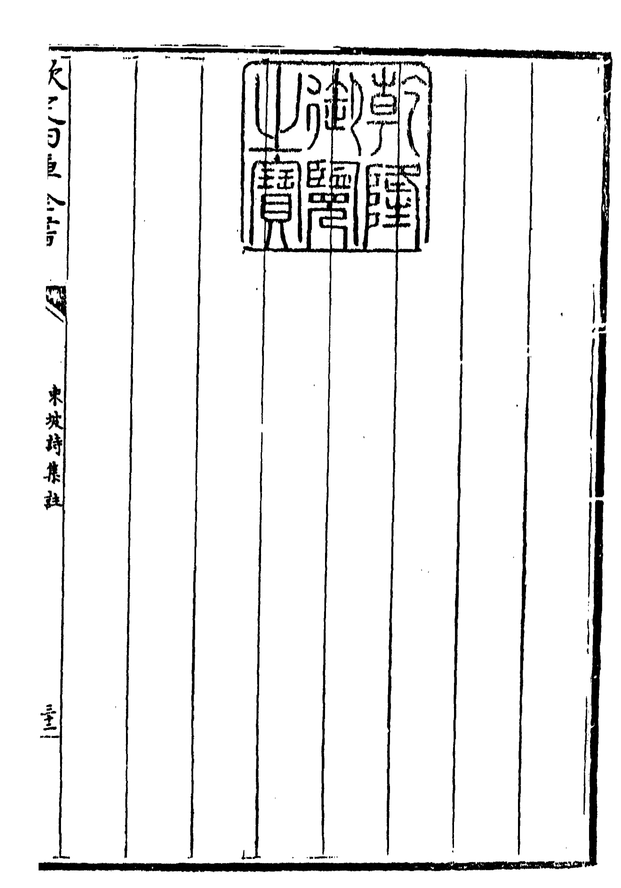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効顰而酒已盡入夜不

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卻空回隔籬不喚鄰翁飲抱甕須防吏部來道士令悅神樂中所謂離而復合者杜詩云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為一噱

平生未省為人忙貧賤安閑氣味長粗免趨時頭似筍稍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尊酒聞呼口一昂欲把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黃


乾隆御覽之寶

東坡詩集註卷二十一